

庆熹纪事

完结典藏版



THE END

棋头已动局心筹

百般忍辱，几度生死，此身何属

红猪侠
——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庆熹纪事

完结典藏版



THE FIRST PART

红猪侠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庆熹纪事 / 红猪侠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339-5213-6

I. ①庆…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0339 号

责任编辑: 瞿昌林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庆熹纪事 (完结典藏版)

红猪侠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1292 千字
印张	69.5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213-6
定价	128.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Staread
星文文化

目录

上册

七宝太监	001	景优公主	196
东王世子	016	李怒	207
驱恶	032	宋别	221
寒州十六郎	044	招福	234
明珠	057	黎灿	251
探花霍燎原	067	皇后王氏	267
沈飞飞	076	贺冶年	279
凉王必隆	087	王举	296
高以仁	098	洪定国	311
李师	114	寒江妃子	327
陆过	129		
康健	142		
慕徐姿	155		
栖霞	167		
郁知秋	181		

中册

歌者均成	349	吴采鳞	613
听时	395	荀丽忽	630
杜闵	413	竭给	646
祝纯	429	谢伦零	670
于步之	442	铁兰妃子	683
内廷将军	456	慈姜	696
刘思亥	490	赤胡	714
花幕先生	503		
马林	516		
杜桓	530		
椎名	541		
如意	554		
段秉	570		
大理王	584		
陆巡	599		

目录

下册

游云谣	739	洪失昼	1055
阿纳	760	进宝	1071
皇子重珪	787	辟邪	1085
阿兰扎	811		
季芸	835	写在《庆熹纪事》	
景佳公主	852	之后	1103
靖仁	873		
古斯琦	896		
清象亲王	917		
姜放	941		
吉祥	958		
景仪	976		
范树安	998		
李双实	1016		
段时妃	1039		

七宝太监

庆熹十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二月里的天气就让人暖洋洋的浑不着力，往年冰雪初消的时候，御花园里就已经遍地花开，尤其是那片梅林，争相怒放，香雪无垠。

七宝太监佝偻着腰，低头从中走过，心中在暗自感激苍天对他的厚赐，他知道，这已是他最后一个春天了，刚过去的那个严冬使他每日辗转难眠，不但膝盖整日酸痛，连他暗运内力时，右肋下也会隐隐鼓胀，进而浑身血脉不畅，让他烦厌欲呕。他想他是老了，六十三岁的人了，说什么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当差，现在能不管的事就尽量少管，但当清风拂过他身体的时候，他却突然想放声高歌，心中的欢畅充斥在他每条血管里，连脸上也会迸出少有的年轻人的光彩来。他不禁伸手入怀，默默抚摸着那管细小的洞箫，压抑着想取出来高奏一曲的冲动。

“师傅，小心。”身边的小太监见他一个踉跄，急忙扶了他一把。

“不妨事，”七宝太监舒了口气，“康健哪，去前面瞧瞧，太后是不是已经用完酒了？”

“是。”

康健是七宝太监最小的弟子，年纪才十七八，七宝太监上了岁数之后心肠总比年轻时软些，对这个年幼的弟子也就格外爱惜，所以一直留在身边，尚未放他去各宫跟前伺候。如今望着他飞扬雀跃的背影，才有些后悔没有管教得更严厉些，想到他日后免不了吃苦，七宝太监竟多了些平生未有的无奈。

才拐了一个弯，就见到梅亭那边随侍如云，太后正带着皇后和淳、娴二妃赏梅，筑在假山顶端的水亭中彩衣婆娑，香风挟着妃子们细柔的笑语吹散。一条杏色的人影从山石间转折飘下，正是七宝太监的大弟子吉祥。“师傅，您老人家安泰？”他向七宝太监请了个安，又道，“太后传您上去回话。”

“是。”七宝太监道，“你也在这里？皇上也来了吗？”

吉祥随侍在皇帝身边已有四年了，他办事老成周详、事无巨细，迄今未曾有过半星差错，因此虽二十八岁便已升至御前从五品的尚宝领事太监，阖宫上下却也人人信服。

“皇上才刚从西郊回来，因为过来定省，也就坐下吃了两杯酒。”

“如此正好。”七宝太监理了理宫衣，掸掸拂尘，拾级上了梅亭。

“给太后娘娘、万岁爷、皇后娘娘、两位娘娘请安。”

在他顿首时，两位年轻的妃子立即停止了谈笑，甚至有些不自在地在座位上欠了欠身。只听见太后笑道：“梅君，起来起来，吉祥说你有要紧事要回，难为梅君这么老远还过来伺候。”

太后的声音清澈，犹如冬日下的海水般深沉平静，七宝太监抬头正好可以看见她明亮的眼睛，正如多年来一样令他微微沉醉。“奴婢近来也不常在太后娘娘跟前伺候，每日里只能祝祷太后、万岁爷和各位娘娘安泰吉祥，人老了之后，想在娘娘跟前伺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是啊……”太后静静地叹了口气，飞散的花瓣落在席上，她拈在指间，“初见梅君时，似乎也是这种初春时节……”她怅然回想了一瞬，对旁边的妃子们笑道，“当年七宝太监在宫廷内外都有‘神仙’之誉。年年初春梅花绽放之际，先帝临幸燃春桥梅林，自有七宝太监在红梅之下素衣作舞，清洁之姿实只有冰山雪峰可喻。故先帝始称‘梅侍’，可惜你们年轻，不曾见过这等世面。”她叹道，“如此说来，梅君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该歇着时就让徒弟们办事，你教的七个徒弟一个赛一个的，你也可以少操心。”

“是，太后夸奖他们是他们的福气，奴婢是不中用了，这两年一直白吃宫里的粮饷心有不安，今几个向太后主子讨情，放奴婢回乡下去，出来五十多年，岁数大了就想回去瞧瞧。”

太后的片刻沉默中，梅亭似乎寂肃无风，妃子们微微垂下眼帘，只有七宝太监依旧仰面，任太后的目光落在脸上。年逾花甲的大宦官依旧容色如故，只是眼角的皱纹深刻，竟让人不禁联想岁月的刻蚀会不会也是痛的。太后终于转而一笑，对周围的妃子道：“你们听听他说的话，好似宫里养不起他了。七宝。”

她至此才直呼七宝太监的名字，七宝太监便整肃了精神，恭恭敬敬地道：“是。”

“我看你这两年的差也当得很好，你这针工局大采办的眼光，哪里是年轻人比得上的。”

“蒙太后谬赞，只是奴婢年岁已大，哪里还分得清时下衣裳的美丑，这两年的差事都是奴婢徒弟办的，听太后娘娘夸奖，奴婢就可以放心了。”

太后若有所思地望着身上轻若无物的夹衫，问道：“你的徒弟多，不知是哪个？”

“一个是驱恶，一个是辟邪。”

“就算真舍得你回家，你这采办的差事又打算交给谁呢？”

“驱恶稳重些。”

太后轻轻哼了一声：“针工局织物采办要的是眼光。你不要连人带物都沾上什么我瞧不惯的，送在我面前。”她措辞里是少有的尖刻，连她自己也有所觉，“你自己看着吧。”

她最后道。

“是，太后娘娘说得极是。”七宝太监很自然地接道，“论格调，倒是辟邪高些。”

“那就辟邪吧。”太后缓缓道，“你那小徒弟康健我很喜欢，你一走就叫他到慈宁宫当差。”

“是，谢太后恩典。”

“宫中采办历来和内务府、户部打交道，交接完了，让辟邪去皇上那儿谢恩。”

“是。”七宝向皇帝叩头，“谢皇上恩典。”

庆熹十年春天的清风微拂过皇帝的脸颊，带来甜美的梅花芬芳，他皱着入鬓的飞眉，眯起双眼望着湛蓝的天空发呆，在这宫中最举足轻重的老奴临行时，他只是把着酒杯，心不在焉地道：“免了。”

七宝太监有时会想到将来，六十三岁的人，很难说有什么将来，只是当他望着身边的两个弟子时，他就会想到身后的这片宫阙中将会有什么样的惊涛骇浪。在宫中浸淫了五十八年，自然会看得透彻些。仿若弈棋，要害的两枚棋子竟是自己用了九年的时间苦心布下，这时局已不过是自己眼中的残局罢了，每每想到此节，一生寂寞而少有动容的他也会微微地自得起来。

七宝太监在别亭歇了歇，吉祥替他把驴子拴在亭子的栏杆上，辟邪捧过水壶来，他慢慢喝了几口水，山坡上芳草连天，寂静无声，只有长风柔和地轻啸着绕梁而去。七宝太监从怀中摸出洞箫，放在唇边，洞箫里流出一串婉转的清音，他不禁“呵呵”笑了几声，长身而起，大步踱到别亭之外，使劲呼吸着春天的气息，又举起洞箫，凝了凝神，忽而纵情吹奏，灿烂的音色如同山涧飞流直下，绕山而行，箫声和着长风疾驰而去，似远远传来的寂寞长笑。七宝太监放下洞箫，伸开双臂，迎风大笑：“有人十年磨一剑，我今日可称得上十年奏一曲了，当真大畅人心，大畅人心。”他一扫平日恭谨的神色，眉宇间英气飞扬，颇见侠气，犹如藏了几十年的利刃陡然出鞘，照人双目。他忽回头道：“走了！”

“师傅，”吉祥急忙迎上前去，“您老人家往哪里去？回寒州吗？”

七宝太监停住脚步，微笑道：“回什么寒州！”他转身望了望山下一片灿烂的宫院，道，“我是个宦官而已，离开了那片宫廷就什么也不是，大千世界茫茫无垠，却无我容身之地，你们也是一样，”他望着两个弟子道，“纵然你们日后必定翻云覆雨，甚至只手遮天，但只要离开了它，就像我今日一样，无处可去。”

辟邪走上来说道：“师傅。”

七宝太监微笑抚摸着柔软的黑发，柔声道：“你要好自为之。”

他解开驴子，倒背手牵着，迤迤而去。吉祥和辟邪跪倒在地，向着他的背影默默叩了个头。长风当空，隐约还带来七宝太监的笑声似的。

皇帝抚弄着手中的棋子，心中颇为踌躇，眼看角上的一条巨龙已成困兽之争，与中上腹的一片活棋之间只有几粒孤子，当真跳也不是，连也不是，思来想去，不禁恼怒：“难不成今天又让你赢了去？”皇帝白了对面的成亲王一眼，把棋子往棋匣里一掷。成亲王“嘿嘿”一笑，摇了摇手中的折扇，道：“皇上又累了，要不今天就点到为止。”皇帝瞪了瞪这个比自己还小着两岁的同胞兄弟，才要开口，就听见吉祥疾步走到帘子外禀道：“乞禀万岁爷，新任针工局采办辟邪前来谢恩。”

皇帝正在尴尬之时，由他一打岔不禁觉得神清气爽，于是道：“叫他进来。”

成亲王不禁拊掌赞道：“好个奴才，当真来得是时候。当真无时无刻不遂人心意，如果不是太后早了一步给了皇上，臣还真想要他回去，在王府里当差。”

“放在你那里当真大材小用了，”皇帝道，“你的王府里哪里容得下这等人物？”

门外一阵轻盈的脚步，一个身量瘦小着青色宫服的年轻太监由吉祥领着低头走进来，在帘外跪下叩头道：“奴婢辟邪谢主隆恩，皇上万福金安。”

皇帝只觉他行礼之时体态优雅，口齿清澈大方，不觉已有几分喜欢，道：“起来吧。”

“是。”辟邪站起身，垂手站在外边，皇帝命人挑起帘子，“进来回话。”

辟邪往里紧走几步，慢慢抬起头来。皇帝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更听得身边的成亲王不由得“啊”了一声。只觉眼前的少年清爽异常，一张雪白的面庞上不带丝毫杂色，在柔和的阳光下，竟如寒冰般微微透明，更衬得一双飞目神光流动，不可方物，目光流转间，仿若冰河破堤而出，寒意浸肤，令人不可平视。

皇帝不由得向他招招手，他更走近了些，皇帝仔细再打量他，见他大约十八九岁年纪，远不像其他太监那样臃肿，体格甚为清健，一举一动虽然恭谨，却颇带洒脱之意。

“你叫辟邪？”

“是。”

“老家在哪儿？”

“奴婢是京城人氏。”

“喔，这倒不多见。”皇帝道，“进宫几年了？”

“奴婢进宫晚，才九年。”

“你师傅很器重你。”

“是师傅的错爱，太后、皇上的抬举。”

“你这个差事不好当，”皇帝笑道，“针工局和内织染局历来和各宫娘娘打交道，太后品位素来不俗，现在的年轻女主们也不好伺候，你师傅身兼两局掌印太监，一直甚得太后器重，你也当好自为之，别的不说，账面上就要一万个小心。”

“是，谨遵圣命。”

吉祥在一边笑道：“这两年师傅的身体不好，诸事均由奴婢这个师弟打理，还算得体。”

皇帝道：“那就不容易了，小小年纪，做事倒是周详。”

辟邪道：“奴婢师傅曾经言道，处事皆如弈棋，每一步均须料到后事如何，方能妥当。”

“啊，”成亲王摇着扇子道，“七宝太监还会下棋？”

“是，奴婢师傅极擅此道。”

皇帝突然问：“棋艺之道，你也会吗？”

“奴婢师兄几个皆略知一二。”

吉祥道：“其中辟邪的棋艺最精。”

皇帝往棋盘上一指，笑道：“这倒要考考你，你看朕下一步该如何？”

辟邪往棋盘上迅速掠了一眼，道：“皇上胜局已定，奴婢岂敢妄言。”

成亲王一声失笑，道：“不妨，你且过来瞧。”

皇帝早知大势已去，听他此言，颇为诧异，道：“你倒说说看。”

辟邪道：“角上这条长龙即将脱困，与中腹成合围之势，成亲王边上这片白子只怕有险。”

皇帝笑道：“这条龙如何脱困？你下给朕看看。”

“奴婢不敢。”

“不得事，”成亲王急忙道，“皇上的旨意。”

辟邪见皇帝点了点头，才拈了一粒黑子，往棋盘中一落，原来是小飞，那条长龙立时颇具破云而去之态。成亲王仔细一看，不禁皱起眉，合拢折扇，凝神思索。

皇帝很是高兴，笑道：“好棋。”

辟邪垂首道：“奴婢僭越有罪。”

“哪里话，你把自称‘京城第一高手’的成亲王都唬住了，给朕长了脸，哈哈。”

辟邪这才粲然一笑，原本微有寒意的双目顿时令人不觉有春风拂面之意：“谢皇上夸奖。”

皇帝点头道：“好生当差，别给你师傅丢脸。”

“万岁爷，”奉笔太监如意进来禀道，“太傅刘远在乾清宫外请见。”

皇帝与成亲王都一怔，众内监顿时敛气屏声，侧殿里一片死寂。皇帝脸色难看，半晌

才道：“吉祥去请太傅，朕在书房见他。”又对成亲王道：“你在这里等朕。”

才说着，就见吉祥一脸尴尬进来道：“禀万岁爷，刘远回道：因有紧急事宜，不在御书房候驾了。此刻就在寝殿外请见。”

成亲王望着皇帝，皇帝吸了口气，点点头，反而平静地道：“那就在这里见。成亲王也无须回避。”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身宽体胖的刘远疾步进来，在皇帝脚下跪倒行礼。

“先生请起，”皇帝对这位顾命大臣相当客气，“什么事要急着奏？”

“皇上圣体如何？”刘远在如意搬来的椅子上坐了，上下看了看皇帝，问。

“朕很好。”

“皇上多日早朝不见驾临，既非圣体违和，又是何故呢？”

皇帝万分狼狈，竟然没有出声。

刘远的声音十分响亮，朗声续道：“多日不见皇上亲理朝政，每日里只与亲王下棋射猎，天天随驾的，也不见一个谏臣。皇上如此荒废朝政，可知朝野内外清议如何？”

皇帝尴尬道：“先生教训得是。”

“如今北方屈臣南下，西南又有苗人作乱，而国库空虚，大军粮饷不足，难以征讨。正应兵部翁直、户部罗晋献计决策之际，皇上身边怎么不见他二人侍驾进言？”

这是成亲王应替皇帝争辩两句的时候，他插口笑道：“先生，翁直与罗晋二人日前在驾前早已进言，他们的主意无非是增赋征勇，已拿了批复的折子办理去了。如今天长，皇上一早已起身批过折子……”

刘远却已目光如炬地看了成亲王一眼，成亲王立时闭上了嘴。

“哪代王朝不是亡于皇帝荒废朝政？”刘远道，“眼下要紧的，是任贤俊，疏小人。”他终于将目光直射在吉祥、如意和辟邪等内臣身上，“尤其是这些整日挑唆皇上作乐的宦官……”

他此言一出，满屋子的内臣都不禁暗抽了一口冷气，肃立无声。

“要知宦官柔佞，遇宽柔之代，必弄威权；待其气焰益张，朝野仄目之际，必致君主圣威谤损，故有百害而无一利。更有通文墨、晓古今者，逞其智巧，逢君作奸，诱君主耽于声色而擅专大权的，历代以来，数不胜数。故皇上不宜多近内臣，如以内廷整肃为念，更当分辨祸心弄权者，速速惩处……”

他长篇大论下来，皇帝终于有些不耐烦，强自笑道：“先生，这几个内臣不过是朕与亲王下棋时在一边伺候，从未有疏忽懈怠的时候，更不曾言及政务。听先生的话随便处置人，以后还有谁敢近身伺候？再者，这几个内臣一向行事稳重，有朕自小时先帝指来随侍的，

也有太后亲自调拨到乾清宫的，先生即使不信朕，也该信太后才是。”

这句话已很赌了一口气，刘远只得道：“臣不敢。”他垂首想了想，涨红了脸，大声道，“但说到太后，臣有一言——太后外戚共有亲王四位，空占富庶藩地，不缴税银。自受太后恩赏已近十载，正是国库空虚之际……”

“住口！”皇帝将他喝住，蹙眉道，“四位亲王藩地的赋税，本是朝廷的赏赐。四位亲王与我朝有勤王之功，刘卿何以外戚见之？纵然你是先帝钦命的顾命大臣，也不应在朕面前议论太后。更何况即便不论庆熹元年的大功劳，四位亲王甘愿镇守蛮夷之地，于国于朕也有极大的苦劳，你在此信口诬蔑，是何用意？”

“皇上，老臣一片忠心，只望皇上亲理朝政，约束藩地，任用人才。皇上信不过老臣，老臣只有以死相谏了。”

“你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动不动以死相逼，人人都像你这样，让朕这个皇帝怎么当？”皇帝气得发抖，道，“侍卫请先生出去，在家反省。”

立时有侍卫统领贺冶年带了人进来将刘远架出，远远的刘远的哭叫声仍不绝于耳，皇帝怒道：“老匹夫，当真扫兴！”一拂袖往里去了。

刘远岂会干休，仍望着乾清宫呼叫，都被贺冶年挡住。刘远气得怒斥了贺冶年一通，见皇帝实无动静，方由学生同僚半劝半架回府。

刘远的府第筑在天德大路西。太傅府邸，书香四溢，在刘远的书房对面更有一院桃花，正值三月当季，夜风过处，落英缤纷，悉悉洒落在书房外的台阶上。刘远性子执拗，夜半辗转反侧，终又爬起身来，点着了书房的通臂大烛，依旧在折子里对皇帝苦口婆心地规劝。忽听门外台阶上“噹”的一声，抬起头来喝了一声：“什么人？”抽出墙上的长剑，提着疾步走到门外。

只见阶下四条蒙面大汉，各自手持利刃，都愕然望着另一个同伙捧着手呻吟，地上是那人失落的钢刀，反射着书房内的烛光。

却听书房一边有人道：“夤夜拜访，多有失礼。”又转出两个人来。说话的人高大强健，语气文雅，问的是刘远，却冷冰冰地一眼扫在几个刺客身上，“不巧赶上太傅爷府上唱戏，不知这是哪一出啊？”

蒙面诸人俱吃了一惊，抬头望向来的两个人，只见两人脸上各戴了一只狰狞的铜面具，那大汉腰间悬剑，抬手拦住刘远，道：“太傅爷赏花不急于这一时，待我打发了这五个胆大妄为的小贼再说。”

为首的蒙面人冷笑道：“我们兄弟几个干这刀头舔血的买卖多年，凭你能把我们怎

么样？”

便有一个身材劲瘦的同伙接口道：“正是，把他们一起打发。”

另两人紧随其后，三人急舞兵刃直扑书房门前的刘远。蒙面大汉朗声一笑，左手食指轻轻一弹，腰间长剑铮然脱鞘而出，疾射那身材瘦长的蒙面人眉心，那人大惊失色，一个铁板桥向后一倒，寒风扑面，堪堪避过，才要起身，眼前黑影一闪——那大汉来势竟比飞剑更快，从他头顶掠过，抄住长剑，在空中轻轻巧巧转了个身，一剑挟风雷之势，分取三人后心。

“小心！”为首蒙面人大叫一声，挥刀劈向那大汉后背。那大汉身法远比他的刀法快，不理身后的刀风，身子向下一沉，人如巨鹰掠食般杀入那三人的阵团，手腕微转，“哧哧”两声，那大汉已将两人束发的头巾挑走，还有闲暇踢了那瘦子一脚。这一脚好不凌厉，那人的身子腾空而起，直挺挺向为首的蒙面人刀尖撞去，为首那人大惊失色，急忙收刀，却无法阻其来势，两人撞在一处，滚作一团。

刘远这才回过神来，大叫道：“来人，来人。”

为首的蒙面人低声道：“好扎手的点子，不拼命的话，没法回去交差。”

受伤的刺客却道：“大哥，只怕我这只手已经废了。”

为首的蒙面人闻言吃了一惊，只见他满头冷汗地忍痛，右手软绵绵地垂着，手掌的骨骼似乎节节寸断，不禁大怒，从腰间攒出一张强弩，打出两支弩箭，直射廊下的刘远。事出突然，弩箭来势又急，那大汉距刘远尚有十步开外，救之不及，刘远身边的另一个铜面人身材纤弱，一直背着手站着，不似有武功的样子。

“得手了！”蒙面人心中一喜，不禁呼出了声。

那铜面人却向前踏上一歩，从袖中伸出一只比花瓣还剔透的手，在两枚箭尖上轻轻弹了弹，弩箭去势一挫，一声尖啸，迅雷不及掩耳地向那蒙面人倒射回来，那蒙面人甚至未及有闪避之意，头顶一痛，两支弩箭“噗”地插在他的发髻上。

那铜面人仍旧倒背着手站着，仿佛从未动过。在五个刺客眼里，他的出手稍纵即逝，就像月华下的一片幻影。

一片家丁的喧哗声透入院中。那大汉冷笑道：“我家主人慈悲，没要了你的命，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滚！”

五人早已魂飞魄散，此时闻言如蒙大赦，一溜烟翻墙而遁。

那大汉向铜面人笑道：“这几个小子轻身功夫倒颇有长进，以后可要留神他们些。”

刘远急道：“那五个江洋大盗若不拿住，今后还会害人。”

铜面人在面具下仍发出清澈的笑声：“那五个大内侍卫世家子弟出身，年俸优厚，若非身负上命，也不会来做这种勾当。”

“他们是宫里的侍卫？”刘远脸色顿时煞白。

家丁的脚步声已进了院子，铜面人道：“我有要事和太傅相商，闲杂人等见了，多有不便。”说着和那大汉抄起刺客失落的单刀，迅速退入房中。

“老爷可安好？”家丁们慌忙赶来，一齐问安。

“我没事，”刘远听了铜面人的话心神震撼，嘴唇仍在颤抖，“都下去，让我清净些。”也不理会众人惊愕的神色，进屋掩上门。

铜面人点头对刘远道：“刘太傅，我等来得鲁莽，事出有因，万请见谅。”

“二位是……”

那铜面人却不理会刘远的问话，随便拣了张椅子坐了，大汉只在他身后站着，一望便知有主仆之分。铜面人笑道：“太傅这么多年，急性子还是没改。性格耿直是好的，但若招致杀身之祸，恐怕……”

刘远道：“老朽一片忠心耿耿，能为皇上死，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那大汉失声一笑，道：“主子爷，我早就说刘太傅冥顽不灵，已无可救药，难为主子爷今晚亲自走这一趟，除了救他一命外，却是无功而返。与其每日让他在皇帝面前吵闹，倒不如让人先要了他的老命。”

“你说什么？”刘远须眉倒竖，对那大汉怒目而视。

房间里突然充满了清凉的笑声，铜面人道：“手下人说话多有得罪，太傅息怒。”

刘远道：“二位究竟是什么人？什么用意？”

“若不如实相告，太傅恐会见怪，”铜面人笑道，“在下在家行九，姓颜。”

刘远突然跌坐在椅子中，全身的肥肉在剧烈地颤抖着，望着铜面人的眼神竟然死灰般涣散开，诅咒般的名字，慢慢一字字从他嘴唇中吐出来：“阎、阎王爷……”

次日午后，成亲王在乾清宫御书房外请见，一会儿就有当差的太监出来传旨道：“皇上口谕，请成亲王紫南苑候驾陪射。”

成亲王领旨道：“是。皇上怎么想起射箭来了？”

先帝有十一位皇子、八位公主，太后为妃时，对两个儿子管教森严，很少容得他们和其他皇子交往过密，说到玩伴，自小到大就是他二人而已。皇帝和成亲王年幼时就嗜弈棋，但皇帝棋力稍逊，自小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连输了十几年，及至登基，成亲王也是一如既往，不曾有过半子相让。皇帝好胜心极强，像这样前日惨败，次日不找回颜面的事，

前所未有。

皇帝穿着一件新做的紫色箭袖夹衫，神采飞扬地领着人进了紫南苑——宫里已换了春衣——成亲王见这件夹衫裁得甚窄，倒衬得皇帝肩宽腰细，一派英武。

“原来皇上在试新衣裳。”

皇帝笑道：“母后说宫里的衣裳一贯宽大，年轻人穿了不免显得颓唐，今年针工局就改了样子。母后还说，如果你喜欢，叫针工局一样做给你。”说着戴了扳指，接过吉祥奉来的弓箭，拉开就射，一箭正中红心，跟的二三十个太监一个劲儿哄然叫好。

成亲王苦笑道：“骑射这种事，臣从小就不如皇上，穿了新衣裳一样还是甘拜下风，何苦花枝招展地丢人现眼。”

皇帝道：“今天有件新鲜事，太傅刘远上折子称病，要在家休养，他吏部尚书的差事还兼着，叫他的学生蔡思齐代管。”

“定是昨日皇上将他训斥了，他自己要在家里思过。如此一来，皇上倒可耳根清净一阵。”

皇帝微微冷笑：“耳根清净嘛，倒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成亲王微微一震，射出去的箭立时失了准头，脱靶倒也罢了，竟往一堆内监的人丛中飞去，吓得那些小太监抱头鼠窜。皇帝身边的太监见惯了这种情景，都一本正经地视若无睹，只有皇帝拍拍成亲王的肩膀道：“到今天我对你的弓法实在是忍无可忍，你骑射的老师是谁，我替你革了他的职，问他误人子弟之罪。”

“那倒也不必让皇上为难，”成亲王笑道，“臣的老师虽说不是兵部的上将，却是母后亲信的侍卫统领，母后现正在慈宁宫问他的话，皇上今日饶了他也罢。”

贺冶年此时处境确实不妙，昨夜遣兄弟贺天庆带同最亲信的侍卫黄诞、钱越、张出、冯茂四人行刺刘远，不料完败而归。最令人忧心的却是半路里杀出来的两个人，任这五名侍卫好手与之交手数招，自始至终也不曾看出两人半点路数。贺冶年在宫廷里跌打滚爬多年，深知利害，不敢隐瞒，只得向太后据实禀报。太后听了，慢慢放下茶盏，沉默了半晌。贺冶年满头冷汗，俯首不起。

“哎！你太过自作主张了。”太后在帘内微喟，“刘远是股肱之臣。不过是议论了几句外戚藩王，也不至于你派人去唬他。”

“臣罪该万死！”贺冶年顿首。

“好了。”太后微笑，“你们朝里的大臣相互开玩笑，也须有些分寸。不过你手下人都非等闲之辈，怎么会让太傅府里人教训了呢？”

“太后圣明。臣手下的人回来禀报道，在刘府里所遇两个高手，其中一个以一敌五不落上风，另一个更是会施邪法，向他射去的箭竟能倒射回来，臣派去的人实在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一人右手被废，能全身而退已是万幸。”

太后微一沉思，转头望向身边的女官洪司言，道：“你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像一个人？”

洪司言变色道：“难不成七宝太监还在京城？”

“这万万不会，”贺治年道，“臣已奉太后懿旨派人紧盯着他，昨天的回报说他现在青州，病倒在客栈里。”

太后道：“七宝即便还在京中也不会与我作对。”转面向贺治年道，“贺卿，你且抚恤受伤的侍卫，这件事，也不要再提了，徒然给侍卫丢丑。”

太后见贺治年行礼退出后，才问洪司言道：“你觉得如何？”

“贺治年确实深谙太后圣意。知道太后嫌刘远吵闹，竟不惜下手杀他。”

“他知道什么！”太后冷笑，“朝里的大臣有几个还向着皇帝的？都要被他一个个拔除，今后皇帝还用什么人？贺治年虽说跟我甚紧，这些年来却没有少受藩王的好处。我自然不信他胆敢玩什么花样，却也知道他心底里不免要替藩王们思量。他只以为外戚藩王与我总在一条船上，反倒忘了皇帝是我亲生的儿子，是正经的中原圣主！”

“太后若放任刘远那老儿，只怕他事事较真，日日吵闹，迟早会惹出事来。”

“这倒不怕，”太后指指几案上的一堆奏折，道，“他学得乖巧了，今天上折子称病，总算能让人太平一阵。”

“放在朝中总是不安稳，要不找个借口打发回原籍养老，等过一阵子再请他回来……”

“刘远在朝中学生同党甚多，就怕他们事后蛊惑人心，煽动皇帝与我作对，届时得益的，只有藩王了。此时万万不能明着动他。他的女儿嫁在五城兵马提督袁家，原本他被强盗刺死，袁迅京城戒备不力，自然脱不了干系，再让贺治年亲信的人接任五城兵马提督一职，朝中自然没有刘远吵闹，宫门外也变作是我自己人，如此一石二鸟，自可将刘远一党连根拔起。贺治年想得甚妙，不过弄巧成拙在有人插手。”

“不知那两个横插一脚的人物又是谁。武功既然高，为何不将刺客拿住审问？”

太后笑道：“还用审问吗？那两人肯定一早知道是宫中的侍卫，怕撕破大家的脸面，故意放他们回来的。”

“这倒不错，刘远若非知道是宫里的刺客，以他的脾气怎会托病赖在家里？”

太后苦笑道：“只怕刘远还以为是我遣派人手杀他，如今倒把我弄得里外不是人起来。刘远的人是好的，政见也不错，只是时机不到，不该逼得皇帝太急，如今缓一缓，对大家